



关山远

近读清史，读到道光一节，不由深思：如此一个勤政堪称宵衣旰食、节俭堪称抠到极致的皇帝，乾纲独断，事必躬亲，为何偏偏在他手里，内政外交的努力多数失败，尤其是输掉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百年耻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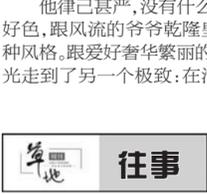
后人常拿明朝的嘉靖皇帝与道光比：前者是极度任性型，曾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纪录，却灭了倭寇；后者是苦哈哈型，登基近三十年，无一日不阅办奏章，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几乎遥控指挥了每场战役，却最终不得不含恨写下“各条约准议办理”八个字，批准了《南京条约》。道光跟接下来的几任清朝皇帝不一样，后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已经沒有太多痛感了，于道光而言，却是撕心裂肺的痛，他感觉不仅没能继承先祖的光荣，反而在自己手里辱没了江山社稷。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一次当着满朝大臣的面，他“握拳捶心”，一脸痛不欲生的表情。

他深知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在临死前写下遗诏，让臣下不要在他陵前立立德神功碑，他认为自己不配：“妄称显号，何等郁闷。他认为自己要求很高，登基之初，他也认为自己能够大有作为，信心满满。

披上龙袍前7年，他就有不俗的表现：1813年9月15日，天理教徒林清与渗透进皇宫的内奸里应外合，率众执刀闯进紫禁城，史称“林清之变”。一时大乱，亲王贝勒狼奔豕突，文臣武将抱头鼠窜，危急间，二阿哥受宁挺身而出，用鸟枪连发两枪，弹无虚发，将翻上墙头的两个入侵者当场击毙，其他天理教徒一时间也给震慑住了，趁他们迟疑间，受宁迅速组织起防御。在接下来的较量中，鸟枪放完了，受宁还用弹弓把一个入侵者的指挥官从屋顶打下来，摔死于殿下。总而言之，在较平“林清之变”中，受宁居功至伟，既显示了临危不惧的强大心理素质与领导能力，又露了一手好武功。后来他登上皇位，此事加分不少。

登基后第六年，南疆爆发了张格尔之乱，道光亲自制定军事计划，选派得力将领，一年多时间，生擒张格尔。他的声誉达到顶峰，被称为“小康熙”。他一心想继承康熙、雍正、乾隆的辉煌，做一个好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国运，改组军机处、整顿漕运和河防，颁布了许多制度严查贪污，并取缔陈规陋习、强化吏治，同时修改盐法、允许开矿……他做了许多努力。

他律己甚严，没有什么爱好，甚至不好色，跟风流的爷爷乾隆皇帝完全是两种风格。跟爱好奢华华丽的乾隆相比，道光走到了另一个极致：在清朝历代皇帝



陆波岸

那一年，二叔站在石阶上一句一叮咛，要我好好读书，学有成走出大山放飞梦想。没想到，也是那一年，没等我学业完成，二叔就去了远方，空留石阶露冷，怀思无限。

二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大山里一颗随处可见、非常不起眼的小石子。但是，二叔这颗“小石子”命运多舛，人生的肌肤满是辛酸坎坷的皱褶。

到了学校，他担心中途逃跑回家，又在教室外面守着我好一阵子才回家。

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这样送我去上学。后来，每当我不上学的时候，只要母亲说一声“不去上学，就叫你二叔来”，我便乖乖地背着书包出门。

后来，我上了高中，二叔非常高兴。每逢节假日回家，二叔都要抽空到家坐一坐，问问我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上高三的那年寒假，我回家发现二叔讲话声音沙哑得很厉害，他告诉我说，最近得了感冒，喉咙沙哑一个多月了，拿了点药，一直没有好。我家杀年猪那天，二叔忙到一半就感觉浑身无力，黄豆粒大小的汗珠一颗连着一颗从他消瘦的面颊往下滴。

晚饭时，我和家里人都劝他赶紧去医院看看。春节后，二叔自己去了一趟县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他这个病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才行。二叔明白了医生的话，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也明白自己的家底。他回家后，把医生的话深深埋在心里，不跟任何人说。直到二婶一再问他，他才把实情和盘托出。

爹哥得知后，从外地赶回来带二叔再次到县医院检查。那个晚上，我放学后到他们寄宿的亲戚家去看望他。一个多

“勤俭”的道光，有心扶清为何无力回天

中，道光生活之俭朴，堪称第一。即位之初，他就颁布了一条节俭倡议书《御制声色货利谕》，并率先垂范。史载：他即位后，内府依例给他40方砚，砚后镌有“道光御用”四字。他认为太多，闲置可惜，便将它们分给了臣下。还有一事：以前皇帝用笔须送紫毫中最硬的，笔管上刻有“天章”“云汉”字样。他觉得不合用，让臣下到坊间买一般常用的纯羊毫、兼毫两种。他穿的裤子，甚至打着补丁。

他在饮食方面尤其节俭，少荤多素，每餐不过四样菜肴。各种生日、庆典能省则省。有一年给皇后过四十大寿，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喜滋滋上席时，惊呆了：每人桌前只有一碗打卤面，上面一点肉末——这还是道光为了给皇后过寿，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

但这样一个梦想当好皇帝的皇帝，结果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身影：吏治、盐政、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他努力抵下每一两银子，却在输掉鸦片战争后，一次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一般泄出去……

二

道光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当时的政治生态已经败坏到了根子，想改变，却缺乏改变的勇气与能力。

有一桩事，特别能说明当时的糟糕状况：一日，道光想喝面片儿汤，令御膳房备办。

这要求多简单，搁在今天北方任何一个饭店，几分钟就端上来了。但是当年道光帝的命令发出之后，分管皇帝饮食的内务府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报上来一个方案：皇上您想喝面片儿汤，需要盖个专用厨房，还要聘请专用厨师，另设一个厨房专门管理面片儿汤的烹饪……总计，开办费需要七万多两白银，另外每年维护费用还得数千两。

道光一听，肯定算，不就喝碗面片儿汤吗？花这么多银子！算了，御膳房再做，到街上买去。没即位前，他也曾上街吃过的，于是告诉内务府：你们到前门那块儿，给我买一碗回来，味道相当不错的。于是内务府的老爷们跑出去，没多久回来，复奏：那个饭馆已经关掉了，您要喝面片儿汤，非得在御膳房开设专门机构不可。

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终究还是没有喝上这碗面片儿汤。

这碗面片儿汤，是当时清朝官场陋习最好的写照：雁过拔毛，层层揩油，人人自肥。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庞大到皇帝想喝一碗便宜的面片儿汤，都会触犯他们的利益。

道光傻到不知道其中猫腻吗？起初，他努力想改变，首先向“陋规”开刀。所谓“陋规”，是清朝官员在少得可怜的“正规收入”之外的收入，其实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名目繁多，有征税的“火耗”、征粮的“羨余”，即铸银锭或粮食仓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提前向老百姓收取的一块，按

说人解史

“道光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失败。他身处一个摇摇欲坠、朽烂不堪的大厦，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大动土木加固与重建，只能修修补补，注定了他一生累而无效

照各地衙门的“老规矩”，通常占正式税收的5%至15%，其中盈余部分，就被州县官据为己有，康熙曾无奈地说：“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除了“火耗”“羨余”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送礼：凡办事的必送礼；逢年过节，下级必给上级送礼，地方的必给京官送礼；门生必给考官、学官送礼——有些官员完全是为了搞小圈子拜师的。送礼名目繁多：“节寿礼”“程仪”“卯规”“别敬”“门生礼”“炭敬”“冰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时人记载：“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绞尽脑汁敛财，成为清朝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严重败坏了官场生态与社会风气。《清宣宗实录》记载了一种叫“签子钱”的“发明”：民间向官府递交诉状、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比如安徽阜阳县的门房、签押房，每收一文要制钱4500文，称为“签子钱”，有的还加倍索取，叫“双签子”。

道光痛感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刚即位，就授意军机大臣英和上奏：将各省陋规逐一查清，分别应存或者应当革除，规定下来加以限制。在他即位半个月后，连发两道诏令，措辞严厉，向“陋规”开刀。但是，上諭发出不久，官僚们纷纷反对，各种各样的理由，貌似处处为皇帝着想，事实上是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道光缺乏跟整个官僚集团死磕的勇气，怂了。三个月后，他下令停止清查，并自我检讨，然后还把责任推到英和身上，把他赶出军机处。这样一来，官员们就明白了道光的底牌。在道光一朝，陋规愈发严重，吏治不可救药。

这个缺乏勇气也缺乏能力的皇帝，接下来做了各种努力，出发点很好，但都无法坚持。比如漕运和盐政弊端重重，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税收。道光下了决心，改漕运为海运，推行票盐法代替原来的行盐之法，但遭到众多官员反对和阻挠，改革半途而废。

今日读史，还能读出道光频频受挫之后无奈的叹息：“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合着过，成了道光后来的常态。**

三

道光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鸦片战争，这也是他一生无法释怀的痛。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道光是在替他的

爷爷和爸爸背锅——清朝之落后于世界，是从貌似盛世的乾隆开始的。今天读鸦片战争史，是无穷的痛心：面对敌人，当时中国官兵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但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与战争思维，注定了在完成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入侵者的军舰与火枪前，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败。

相关史料记载中，充斥着道光皇帝的焦虑，他对一个又一个派往前线的重臣寄予厚望，最终失望透顶。后人读史，能够读出当时道光的无奈——无人可用。

与战争失败紧密相连的，是清廷的外交失败。两种失败交织在一起，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付出惨重成本告一段落，并由此打开了列强纷至沓来、轮番勒索的“潘多拉魔盒”。事实上，一直到道光年代，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更没有职业的外交人员。无论是养尊处优的满族王公，还是饱读诗书的汉族重臣，基本上都不知道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忽悠”，一边忽悠英国人，一边忽悠皇帝。

这种忽悠精神，由来已久。早在乾隆朝，英国外交使团万里迢迢过来，本是中国一次打开大门的好机会，却因为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而错失。当时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者下跪，后者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只能忽悠乾隆说：洋人腿脚不能打弯，所以不能下跪。

此类荒谬说法，居然成功忽悠了清朝几代人，待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大臣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一折奏章中说：就算英国人真讲诸武力，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的军舰和枪炮确实厉害，但英国兵都有生理缺陷，腿脚不能打弯，肉搏肯定不是咱们对手……严重误导了道光。林则徐堪称当时“第一能吏”，算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颇多之人，仍然照样有此误解，连坑害自己人了。

不了解世界，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等到强敌打上门来，只能按着惯性思维与经验主义去处置，殊不知自己已整整齐齐一个世纪！

道光起初还以为这不过又是一场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战斗，没想到越打越不对劲，气急败坏之余，他罢黜了林则徐，但继任者能力跟林则徐相比，差了不知多远。在整个战争中，道光与他的文臣们，始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真真假假的消息，让道光的情绪，如同过山车一般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比如，1841年7月，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道光大喜，没有核实真伪，迫不及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

攻，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吃了大亏。今天谈史，很纳闷当年的大清重臣，居然如此敢于跟皇帝和洋人忽悠、捣浆糊。他们有能吏也有庸臣，但置身于这种武器与理念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战争，无论能干与否，脑子里都是一团浆糊，只能捣浆糊，捱过一段算一段，应付一时算一时。

最具嘲讽的是，最终与英国人取得外交突破的，居然是一个仆人。此人名叫张喜，是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丁，此人有勇有谋有口才有颜值，当清廷陷入打又打不过、谈又不会谈而且没人敢去谈的困境时，张喜挺身而出，“慷慨请行”，他顶着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家丁使臣”，小人物成了神奇地走上了历史大舞台，时在1840年10月25日。

张喜是天津人，口才好，脑瓜灵活，与英国人交涉起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啰嗦。英国人之前打交道的中国官员，要么傲慢无礼，要么就是说话丝毫不管用也不负责任的大忽悠，因此对张喜印象颇好。总之这是一个鸦片战争版的“晏子使楚”，几经周折，化解危机。但清廷官员的特点就是糊涂与抢功，张喜被他们甩到一边，然后又搞出英军进攻南京的危机。无奈之下，再次请出张喜，理由是江南百万苍生都在等着你来挽救狂澜，就连洋人都说为啥张老不来，都等着他来和谈呢。在和谈桌上，张喜硬把3000万两赔款砍价砍到了2100万两……但在最后阶段的谈判中，张喜利用价值已完，被官老爷们给踢开了，最后签约成功，论功行赏，张喜好象不存在了一般。

对付不了外国人，但对老百姓，这些官僚还是很有办法的。

四

道光的失败，跟他重用两个“模棱宰相”，也脱离不了干系。“模棱宰相”来源于“遇事模棱，缄口不言”，一个“模棱宰相”叫曹振鏞，此人能力平庸，却能在中枢工作54年，堪称“不倒翁”，死后还混了一个“文正”的超牛谥号，但在《清史稿》中，他的传记只有区区700字——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坚决闭嘴，只磕头，不说话，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着他的思路，顺水推舟，讨他欢心。

此人是个好演员，见到道光倡导俭朴之风，便穿得破破烂烂的，裤子上缝了两个补丁，道光一看：哇，你的补丁还比我多一个呢，真是不错，便为他题词“恭俭惟德”，在曹振鏞的带领下，京城一时间破旧二手衣服成为抢手货，物价给哄抬起来，一件破衣服的价格，居然超过了新衣服。道光力刹奢靡之风，结果完全成了形式主义。

演演戏倒也罢了，曹振鏞还做了不少纯粹取悦皇帝、完全不顾原则的事。比如，道光即位后，要批阅大量奏折，夜以继日，都看不过来，又不得不看，苦不堪

言。曹振鏞观察之后，建议说：现在天下太平，大臣们好作危言，指陈朝政的过失，以博得赞誉表扬。若是治他们的罪，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阅，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谴责奏折臣子，让群臣传阅。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以为皇上明察秋毫，细微不遗，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从事。

道光正想如何解脱呢，就信了曹振鏞的话，开始化身校对，专注于改错别字，常常从奏折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上奏者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这么一来，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不敢因为一些错别字或者语法错误给弄得又是降级又是罚款的了，慷慨激昂的少了，提批评意见的少了，数量也大大减少了，而且多是报喜不报忧。

这个后果，当然很严重。清人笔记《名人逸事》中有篇文章叫《曹振鏞之误语》，上面写道：曹振鏞鸡蛋里挑骨头，箝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鏞所造成也。”还说，因为报喜不报忧，使得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没能及时传上来，“洪杨猝发，几至亡国，罪过极大。”道光一朝，一方面是无人可用，另一方面，大量有才华的人被压制，比如龚自珍，他有才华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却被主持殿试的曹振鏞“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为由，也就是楷体字写得不规整这个理由，将他置于三甲开外。龚自珍此后仕途多次坎坷，愤懑之下，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

曹振鏞死后，继任者又是个“模棱宰相”：穆彰阿。此人比曹振鏞更擅长揣测道光皇帝的心理，察颜观色，顺着皇帝的心意说。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主持广东，英国人讨不到便宜，兴军北上，直逼南京城下，道光慌了，对林则徐的态度也有了改变，穆彰阿窥测到道光帝“意移厌兵”，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

穆彰阿也手握重权屹立不倒许多年，一直到道光驾崩、咸丰继位，才把他干掉，咸丰对他的评价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有清一朝，曹振鏞、穆彰阿不算贪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但这种不负责任、糊弄忽悠的庸官、“巧官”，危害性并不比贪官小。活该道光倒霉，他的执政生涯，被两个庸官、“巧官”无缝衔接，怎能不失败？

五

道光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失败。他身处一个摇摇欲坠、朽烂不堪的大厦，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大动土木加固与重建，只能修修补补，注定了他一生累而无效。

历史对他唯一的安慰是：没有让他活着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李复生、郑鹏

村庄坐落在丘陵上，向西走三里土路是著名的将领牛岭立人的故里——安徽庐江县金牛镇孙庄，向北十里土路是著名的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故里——石头镇丁坎村。我的家乡东西三面几里至十几里皆有小山，密匝的村落如一颗颗珍珠镶嵌在高低起伏的田野上，一条条或窄或宽的田埂如蜘蛛丝把大地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田地，那宽的田埂便是通向外面世界的路。

小学在村子的东面，走过一条河堤，再走一节田埂，从刘家门进到教室不到一里地。晴天路上是土，雨天两脚是泥。那种黄泥又粘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一摔倒衣服上沾的都是黄泥，回到家爸爸妈在身上常一顿责骂，以为是打架打在身上的泥。

到了中学那就更惨了，五里的土路要走近一个小时，坑洼注洼，高低不平，越小沟、跨小桥，不能骑自行车，只能步行，泥、沙、石子经常从脚下跑进鞋子里。晴天，几个人背着书包，在路上快跑飞奔，你追我赶。雨雪天，路上既湿且滑，不能快步，亦不能大步，只能踏实一脚一步往前。最怕是的冬天路结冰水，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屁股生痛。

寒冬时节，路边的枯草瑟瑟发抖，四野苍茫，一片萧索。春天来临，万木复苏，鸭子嬉戏在水中，小草吐出青绿嫩芽，紫红色红花草长满了田野，把大地铺成一幅美丽的地毯。待到清明将至，金黄的油菜花把天

头滑，慢慢走，上学要注意安全。”

我转身走了，此后几次回头，二叔依然站在石阶上目送着我，久久不愿回到屋里去。三月的大山烟雨迷蒙，回望二叔的视线一阵比一阵模糊，但二叔在我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他总是那样的和蔼，那样的慈祥，将全部的疼爱与期望倾注在我们晚辈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消失在那个烟雨迷蒙的坳口多久，二叔才肯转身回到屋里去。第二天，我天还没亮就上学去了。车子摇晃晃将我送出山外，心里却无论如何放不下大山里重病缠身的二叔。没想到，无数的祈祷和日夜的牵挂，两个多月后化为噩耗，那次石阶相送竟成了永诀。

那个大山烟雨凄迷的四月，四十五岁的二叔走了，卸下一身的病痛，揣着无限的不舍，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我赶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傍晚。在阴阳隔隔的二叔面前，我虔诚下跪三叩首，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久久不愿站起，久久不能站起。

半年后，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点着火把踏着秋露清霜走出大山。当路过二叔屋后，凝望他长眠之地时，几度驻足，泪眼婆娑。我终于出山上大学了，当年背我上学一心想到我读书有出息的二叔却不在，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哀伤与悲痛。

二叔已经走了整整十九个年头。十九年来，每次回家看到那空荡荡的石阶，我都情不自禁想起二叔，想起二叔最后一次依依不舍目送我的情景。

月夜有魂进入梦，仙山无鹤可回乡。又是一年清明节，我不知道在世间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的二叔在那边是否安好，也不知道生前心心念念盼着晚辈长大的二叔是否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成人，只好在这漫漫长夜让思绪穿越天地时空，让无限怀念变成行行浸满泪水的文字，再一次深深怀念我的二叔。

傍晚，我辞别回家时，二叔把我送到大门外的石阶上，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安慰我说：“你好好去读书吧，不要担心我的病。我想，慢慢吃药，我的病还是会好的。”

走到石阶下，我回头叫他回到屋里去，他向我轻轻挥手说：“下雨天，山路石

地染得明媚而灿烂，女同学穿着花衣穿行在小路上，仿佛一幅画飘动在天地之间。

爹们挑着箩萝筐的稻子，走在世代走过的的小路上，汗水流过面颊，留过脊背，滴在脚下的泥土中。母亲们瘦弱的肩膀也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多么希望有一条又宽又平的街衢大道。

2003年初，政府拨款为我们弯树村修建乡村公路，村里顿时沸腾了。修路期间，男女老少拿肩挑、铲土搬石，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这条沙石路宽六七米，从村南出发弯弯曲曲，经过一里外的圩村，总长四里多，连接到镇里通向县城的主路。这是弯树村历史上第一条通向外界的小路，村人结束了祖祖辈辈走田间公路的历史。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沙石路上，车轮发出沙沙的愉快声，清风在耳边飞扬。

几年过去，沙石路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小汽车第一次行驶在村头，行驶到家门口，逢年过节，水泥路上车辆如织，在外工作的、打工的，驾着各种各样的小轿车回到村里，田里的稻谷、农家养的土鸡载在小四轮、摩托车上，销往集镇县城。村人从此告别手提肩挑、翻山越岭的辛劳。

现在这条水泥路和其它乡村公路相连相通，从两个方向分别通向镇里和县城。金牛镇则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五条公路通往外界。从镇里开车不过一二十分钟便可从南北两个方向到达通向省城合肥的高速公路，真是日行千里，天堑变通途。